

“荒原合声”重述文学经典

■轩然

时事聚焦

近日,英国摇滚音乐剧场《呼啸山庄》登上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舞台。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笔下的世界文学经典,以摇滚乐的张力被天马行空地重新演绎,为上海观众带来一场“电光石火”的艺术风暴。

该剧由英国导演爱玛·赖斯执导,英国国家剧院、明智孩子剧团、布里斯托老维克剧院和约克皇家剧院联合制作,自2021年起在欧美巡演,被赞为“以睿智而迷人的幽默和现场乐队重现了这部小说,大胆而巧妙”。该剧由11名演员、3名乐师共同演绎,导演以其一贯颠覆常规的创作手法,大胆融合音乐、喜剧、偶戏、舞蹈、影像的叙事风格,与明智孩子剧团作曲家伊安·罗斯联袂,以摇滚与民谣相融的不羁音乐剧场演绎这部经典小说。

改编经典文学并非易事。《呼啸山庄》自1847年出版以来,改编的不同语言版本的影视作品有很多。在舞台上,配乐大师伯纳德·赫尔曼在1951年创作了歌剧版《呼啸山庄》,日本宝冢歌剧团还上演过全女班底的歌剧《呼啸山庄》。20世纪90年代,伦敦西区舞台也上演过音乐剧版《呼啸山庄》,并被复刻到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地。可以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每个人,都有对这部经典的不同理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理解的堆叠下,复原经典越来越只能成为一种愿景,倒是独具特色的重述更符合时代的期许。

导演爱玛·赖斯以自己童年前往故事的发生地——约克郡的荒原与威森斯山顶农舍露营的经历为灵感,以独特的视角解构经典时,她更在意如何让观众接纳她的这些解读。

因此,作品从一开始就摒弃了传

统戏剧的写实主义,更没有复原小说的倾向。演员们手持树枝、门板穿梭于舞台,尖叫着模仿呼啸的风声,又以高举的小书来模仿惊觉的小鸟,在投影的灰暗蓝天下制造着一种氛围,带领着观众前往约克郡。导演利用剧场性多变的表现方式,以各种实物符号、动画片式的夸张行为,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物和他们所处的场景。这一开场,既不符合任何人对《呼啸山庄》故事的固有印象,又在一些关键符号的映射下让人产生联想并逐渐被吸引。该剧借以古希腊悲剧中合唱团的方式,把约克郡的荒原拟人化为一组“荒原”合声,并作为整个故事的引领者,带着观众一步步前往故事的内里。这一系列叙事形式的融合,可谓绝妙。

复仇,这一原著小说中的主题,在表演中被男主角希斯克利夫自己反驳道:“为什么一定要复仇?”在有意地抛下复仇这一主题后,该剧在一段滑稽而古怪的肢体喜剧表达中,又转换出恶作剧的质感。当第二幕开始时,演员们又调侃“这里可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同时荒原合声组手里又端着“死亡”出现在台上。

导演用小黑板加粉笔字的方式,轻描淡写标注着故事中逝去者的名字。在一次又一次对死亡的标记中,死亡逐渐成为故事的核心。观众从原先忽视逝者到被点醒,跟着剧中演员的提示,关心起下一个又该是谁的时候,又一次意识到转向。观众开始步入导演精心布置的局中,即她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意境之中。

原著中处于野性与优雅、狂暴与深情矛盾体中的女主角凯瑟琳,被该剧以一个轻微的举动描绘得淋漓尽致——她在脚部受伤之后,并没有拿起白色的纱布包裹伤口,而是用一根红色丝带缠绕脚脖。这一举动中,故事的时间仿佛被撕裂。一时的伤痛与伤痛所带来的人性转折,同时在一根红色丝带的意象中展现。同样,在凯瑟



音乐剧《呼啸山庄》剧照

■资料照片

琳为现实利益所妥协的共时之间,摇滚乐、一支手持麦克风与一台鼓风机的出现,又把她狂躁的、现代性的一面表现出来。而死亡,就在这段丧失时间性的表演中一步步逼近凯瑟琳。

该剧对摇滚与民谣两种不同风格音乐的应用,形成了鲜明反差。代表兴奋、愤慨气势的摇滚,与复仇的主题一样,在出现的瞬间就陨灭了。相反,接纳怨愤、世间不公、一切矛盾体存在的包容气质,则在民谣音乐的渲染下洋溢。从音乐所表达的态度里,可见该剧更希望突出的,不是复仇,也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面对死亡、面对世间炎凉之时,还有一份接纳一切的包容。

为什么要设立荒原合声组的角色?他们在模仿古希腊合唱团的神圣之声,赋予故事之外的上帝视角。但他们并不代表万众敬仰的上天,而是被踩在脚下、不顾一切的荒原大地——除了确定着每个生命的终点,别无是处。同时,他们又以叙述者和旁观者的姿态牵引着观众,去看见一些未曾被关注的细节。他们的民谣合声像极了飘荡在乡野地头、城镇角落的声音。导演改编的初始视角,正是来自荒凉之地。从本不属于“生活之上”,而是处在“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视角切入,是该剧对经典文本的独到解读。

整个故事在这里就像一台命运机器,叙述者和表演者把它放到观众面前。每一个段落、每一处表现的侧重点,都经过理性的精量算计,刻画着人物的复杂命运与死亡的终点。导演和表演者早已知道结局,在无数次演绎中也无法改变人物的命运和结局。只能借着歌咏,抒发着内在的滚滚鸣响。

戏的结尾,演员们所强调的一个主题是——安逸,这是身处生活之上的我们常常忽视的。而当该剧导演与演员用尽全身力气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就是在展开“包容”的胸膛,提醒观众珍惜眼前的这份安逸。

(来源:解放日报)

从流量驱动到文化深耕

博物馆与美术馆的上海探索

■卜翌

“魔都的美术馆博物馆现在都哈灵!”这是近来笔者偶遇的多位观众不约而同的赞叹。有意思的是,上述评价恰恰印证了近两年来在上海悄然发生的一场文化转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4月,沪上已拥有百余家公立私立美术馆和数十家综合性博物馆,2024年的数据显示,上述场馆总共接待观众量超2800万人次。在过去的几年,这些场馆通过地标性建筑与空间叙事、策展模式创新和IP运营深化等多维度,成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尤其是近两年,他们更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蜕变——从早期依赖“网红展”吸引眼球,到如今以学术深耕到跨界破圈为核心竞争力,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文化集群。

2019年11月,西岸美术馆开幕,同时宣布与法国蓬皮杜中心开始5年展合作项目。之后不到两年,浦东美术馆开馆,开馆大展合作方英国泰特美术馆拿出了百多件珍贵藏品,包括镇馆之宝《奥菲莉娅》。从那时起,上海的博物馆与美术馆的观众人次就呈现了爆发式增长,但这一阶段的“流量狂欢”背后,既有社会对文化消费需求激增,也暗含了早期展览策划的“流量焦虑”。各种“网红展”一时层出不穷,虽在短期内拉动人潮,终因内容深度不足被诟病为“打卡式消费”。

2023年度,上海博物馆的“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

展”成为转折点。这是上博首度联手英国国家美术馆,推出“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二个展览。这场收费特展以52件西方艺术史重磅展品吸引了超42万人次参观。调研显示,观众已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观众审美的觉醒倒逼机构提升策展深度。

到了2024年后,上海的博物馆与美术馆的展览策划明显转向内容深耕,从“展品堆砌”进阶到学术叙事重构。

诸如浦东美术馆自开幕以来,便以国际化视野和优质展览赢得了广泛赞誉。其引进的《卡拉瓦乔:奇迹与光芒》等展览,通过深入研读,构建清晰的叙事线索,引导观众理解展品的创作背景、艺术风格和历史意义。同样,以上博东馆为代表的公立机构的转型皆体现在全球视野的本土化建构上。《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和《金字塔之巔:古埃及文明大展》均成为现象级IP。前者通过132件文物系统梳理古蜀文明,后者作为亚洲最高等级古埃及文物出境展,不仅展出大量珍品,更通过与本土学者合作推出“中埃早期文明对比”讲座,将展品置于人类共同遗产框架下解读。此类展览正是依托了上博的“大博物馆计划”,通过与国际顶尖机构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至于民营系的代表比如艺仓美术馆在近两年的展览策划中呈现出

鲜明的学术深度与国际化视野,尤其在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作为“行为艺术之母”在中国的首次美术馆个展,不仅是艺仓美术馆的高光时刻,更成为上海艺术生态的里程碑事件。此外,如近期举办的弗朗西斯科·维佐利和谢伊·弗里施两位意大利当代艺术家的新展亦颇得好评,通过国际顶尖艺术家的引入、技术赋能的创新体验及工业遗迹空间的活化,完成了其从“流量追逐”到“价值创造”的转型。

再以龙美术馆最近的《天地大观》特展为例,由创始人亲自策划,以两百件商周至明清文物构建、串联起华夏文明的物质与精神嬗变。展览不仅展出西周兮甲盘、明永乐唐卡等亿万元级文物,被称为“露家底”之举,更以学术图录、专题讲座深化历史阐释,标志着国内民营美术馆从“藏家私享”到“文明共享”的转型,也为全球私人美术馆的运营提供了参考价值。

当然上海的博物馆与美术馆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从流量驱动到内容为王,揭示了一条关键路径:文化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以学术为根基、以观众为中心、以城市为舞台的生态重构。相信“到上海去看展”将成为新时代海纳百川的路标,博物馆与美术馆正和广大上海市民一同以自信姿态,书写着全球文明交流的上海探索。

(来源:新民晚报)

AI制图难以“神似”

■厉苒苒

毕加索风格绘画、一键Jellycat……AI风格生图、改图已被越来越多人日常运用。而如今,一款新的AI制图风格:吉卜力动漫风再次破圈——只要一张普通的生活照或者风景照,就能一键转换成酷似《千与千寻》或者《天空之城》中的场景,而这些,全由ChatGPT生成。当全球网友争相将自拍照转化为吉卜力风格的卡通形象,当越来越多如我这般惊叹“科技的神奇”,这场网络狂欢背后,却暴露了艺术创作的本质困境:AI技术可以“形似”,却难以“神似”。

AI绘画在技术层面取得的突破不容否认。GPT-4o能够将一张普通照片转化为几可乱真的吉卜力风格图像,这背后是算法对数百万帧吉卜力动画的解构与重组。从色彩运用到线条处理,从光影效果到人物比例,AI已经掌握了构成吉卜力风格的视觉密码。但这种能力本质上是一种高级模仿,如同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能够完美复制大师画作的外在形式,却无法复制作品背后的思想与灵魂——这其实就是真品与赝品的根本区别。

想象力才是艺术创作的灵魂与核心价值。艺术史上所有伟大的风格创新,无不是艺术家对世界独特认知与想象的外化。梵高的《星月夜》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在于其描绘了怎样的夜空,而在于艺术家如何通过扭曲的线条与狂放的笔触,将内心对宇宙的敬畏与恐惧具象化。吉卜力工作室的经典之作之所以历久弥新,也不仅因其画风的独特性,更因为宫崎骏等创作者通过作品传递出的生

态意识、反抗思想与人文关怀。

AI的本质是用技术进行的精妙仿写,它可以模仿风格,却无法理解生命;它能够复制形式,却难以传递情感。事实上,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真正推动艺术进步的也从来不是技术的简单迭代,而是人类想象力的突破性飞跃。

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革新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它改变了艺术家观察和表现世界的方式。摄影术的发明没有如预期那样终结绘画艺术,反而催生了印象派、表现主义等更加注重主观表达的流派……同样,AI绘画技术的崛起也不应导致我们对技术本身的盲目崇拜,而应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艺术的不可替代性。当AI能够轻易生成各种风格化图像时,人类艺术家的价值恰恰应该转向AI无法企及的领域——对生命体验的独特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对情感世界的细腻探索。

法国艺术家马蒂斯说:“精确并非真实。”这句话在今天听来格外振聋发聩——AI可以做到精确的模仿,但艺术需要更多的真实。

宫崎骏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通过少年牧真的冒险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成为别人,而在于发现自己。艺术的真谛同样不在于模仿他人,而在于表达自我。

在这个算法日益渗透一切的时代,或许艺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提醒我们:人之为人,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为何而做。

(来源:新民晚报)